見聞續筆

見聞續筆卷十九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先大夫雙溪草堂書畫錄

總目

登字匣董字卷二十件
俎字匣董書畫十册
春字匣董北苑夏山圖大卷
蚓字匣沈石田江南山水大卷
秋字匣朱晦翁大卷
蚍字匣李龍眠大卷
共字匣沈石田唐六如山水大卷
一字匣蕭尺木山水二巨册
奩字匣王石谷山水大册

君字匣王叔明山水大册十幀仇十洲人物大册十幀
家字匣王元章梅花卷王石谷大松卷
雨字匣李成盤車圖軸
行字匣王石谷山水巨軸
十字匣郭河陽山水巨軸
三字匣元四家山水大軸
字字匣同
氣字匣名人扇面八册
歷字匣惲王扇面四册

鄭字匣名人書畫扇二十柄

侯字匣歷代書畫冊十六件

三字匣同

萬字匣歷代書畫大軸十二件

鐵字匣歷代書畫小軸四十件

家字匣

唐王右丞精能山圖卷

唐林藻深慰帖卷

宋蘇文忠書方元英詩卷

宋黃山谷書梵志詩卷

米虎兒海岳庵圖卷

墨示定武蘭亭卷

米南宮書崇國公墓志銘卷

黃山谷草書臘梅三詠卷

夏禹玉山水卷

元吳仲圭山水卷

錢舜舉竹林七賢卷

明沈石田設色花卉卷

雜字匣

劉松年百忍圖卷

趙文敏過秦論三篇小楷書卷

宋王齊翰勘書圖卷

張無垢書黃庭卷

周文榘藍關圖卷

唐胡瓌醉番圖卷

米襄陽雲山卷

米漫仕朱文公合裝卷

黃大癡山水卷

倪高士獅子林圖卷
王孟端松石卷
文衡山咨江圖卷
唐子畏逸晚亭圖卷
仇十洲獨樂園卷
吳漁山琵琶行圖卷
王司農嘗春圖卷

野字匣

王孟端墨竹卷

沈石田風溪遠訪圖卷
祝枝山杜詩卷
宋搨顏魯公論坐帖卷
文待詔秋聲賦册
趙文敏書不自棄文册
王石谷仿古十二幀册
陳白陽花卉册
吳漁山仿古十幀册
董文敏書金丹四百字小楷册

董文敏四字楹帖

董文敏七言楹帖

文衡山七言楹帖

　煮字庵

董文敏雲山圖小卷

董文敏青綠山水卷

董文敏殘墨卷

商惟吉山水卷

程松圓九峯三泖圖卷

莫廷韓楷書卷
王文成論格致書冊
王雅宜小楷離騷冊
姚雲東三仙傳冊
宋張才彥書冊
趙文敏小楷心經冊
宋搨姚公墓志銘冊
同字匣
董文敏臨閣帖十冊

登字匣

董文敏臨二王帖卷

董文敏臨蘭亭詩卷

董文敏臨枯樹賦卷

董文敏臨宋四家卷

董文敏臨懷素自叙卷

董文敏書懷素草書歌卷

董文敏書儲光羲卷

董文敏書洞庭二詩卷

董文敏升天行卷
董文敏邯鄲少年行卷
董文敏九辯卷
董文敏王右丞詩卷
董文敏輪臺行卷
董文敏華司直詩卷
董文敏石林記卷
董文敏逍遥谷記卷
董文敏樸閣顏上一二詩卷

董文敏書曰太宗入傳册陳眉公撰陸稼書補書欽文

董文敏書畫合册

董文敏書畫合册金箋

董文敏没骨山水册

王右丞精能山圖絹本高七寸九分長三寸有零董文

敏跋於㴞水上何吾騶跋王虛舟跋并題籤是卷以

重價得於吳門

林偉乾深慰帖紙本高七寸八分長一尺四寸七分本

身二百三十字唐林藻書藻字偉乾莆田人父披弟

藴並名當世拔爲華陽郡守有子九人世所稱九牧林氏者也藻貞元進士嘗試珠還合浦賦人謂之神助官至嶺南節度副使有書名而傳世甚尠宋宣和書譜所載惟此而已今唐帖如歐虞顏栁世所盛傳者皆不復多見况其餘乎此帖僅一紙歷數千紀而不失可謂難矣藏者永寶之隆慶戊辰十月茂苑文嘉謹識又六止生周天球跋明人題䟦是卷以重價得於吳門

周文矩蓮舸圖絹本高七寸五分長二尺一寸九分吳

匏庵王文恪沈石田各題七古一首梁蕉林跋高江
村題七古一首是卷以重價得於吳門
胡瓌醉番圖絹本高九寸六分長二尺三寸二分馬半
查日璐跋是卷以重價得於揚州
米襄陽雲山圖紙本高七寸七分長五尺七寸七分趙
松雪觀款項子京藏月溪道人觀款鄭楷跋陳炳藏
款是卷以重價得於揚州
黃大癡溪山圖紙本高九寸九分長四尺三寸二分沈
思孝跋自春山跋錢茶山七古一首陸丹叔跋潘庭

鈞七古一首張是巖應均所藏自題二絕句又跋沈
思孝出處是卷以重價得於吳門
蘇文忠與謝民師書紙本高七寸七分長二尺八寸三
百五十字首行是裕不然以上數字乃以前缺字綴
於此不成文理前缺一段要堅補於後并跋陳眉公
跋董思翁跋馮伯衡跋於隔水上鈐是卷以重價得
於吳門繆氏
黃山谷蠟梅三詠絹本高七寸六分長六尺楊嘉祚跋
張得天二跋趙懷玉跋是卷得於毘陵

白玉蟾詩札卷紙本前詩高八寸六分長三尺六寸六分後札高九寸長三尺零六分王虛舟跋是卷以重價得於揚州

蘇文忠書方干詩卷五言律三十五首七言律二十七首七言排律一首計三千五百四十三字王百穀跋宋葆醇錄趙文敏李善長文待詔董思翁陳眉公張青父諸人跋又記是卷得於揚州

黃山谷書梵志詩卷紙本高七寸六分長一丈二尺三寸梵志詩三百六十二字自記四十九字共四百十

一字董思翁跋在本身上宿重光跋梁清標跋卷尾有高詹事記所得之價百二十兩陸時化記所得之價二百六十兩又跗中二十兩是卷以重價得於吳門

米南宮書崇國公墓誌銘紙本高七寸三分長一丈七寸四分鄧文原跋柳貫跋揭傒斯跋袁桷跋陳眉公跋梁茝鄰觀款王方師跋是卷以重價得於京邸

米元暉海岳圖紙本高五寸六分長八尺二寸二分元暉自跋二十七行紙高五寸八分長三尺六寸三分

時義題葛元喆題貢師泰題劉中守䟦鄧禹志䟦吳
匏庵詩曾璟觀朱希文觀邊猛生觀董思翁録倪雲
林與陳叔方書語又二䟦是卷以重價得於淸江
李伯時烈女圖絹本高七寸長六尺零吳匏庵䟦文待
詔䟦瞿中溶䟦是卷以重價得於吳門
夏珪烟江叠嶂圖紙本高七寸長一丈六尺馬日璐
䟦是卷以重價得於揚州
梅道人山水卷絹本高八寸三分長一丈五寸高鳳翰
二䟦鮮于伯幾䟦宋仲温䟦是卷以重價得於揚州

趙文敏書過秦論三篇絹本高八寸三分長五尺四寸

自跋董思翁跋王虛舟跋張謙跋倪迂跋鮮于伯幾

跋李仲賓跋李衎觀款先大夫梅麓公自題七古一

首并跋是卷董小查太史所贈

米漫仕朱文公書札合卷紙本米書高六寸七分長三

尺五寸七分朱札高九寸長一尺三寸董思翁跋是

卷以重價得於梁溪

倪高士師子林圖紙本高八寸三分長二尺一寸四分

本身自題董思翁跋於隔水絹上陳仲醇姚叔祥觀

欵張孝思跋笪重光跋卷尾笪重光藏欵張覲宸記
價三百二十金項墨林藏欵曹懌記價四百二十金
是卷以重價得於吳門
王孟端松石卷紙本高八寸五分長一丈五尺一寸五
分陳祚明跋謝希曾二跋是卷得於吳門
文待詔蓉江圖紙本高七寸七分長四尺四寸八分前
題蓉江二大字分書後蓉江記行書皆待詔書楊儀
蓉江賦是卷得於吳門
仇十洲獨樂園圖絹本高七寸九分長一丈四尺八寸

六分文待詔書獨樂圃記及詩紙本高七寸長一丈一尺餘紙多九寸項子京藏項禹揆跋是卷以重價得於新安

唐六如逸晚亭圖紙本高七寸五分長三尺六寸四分杜啟逸晚亭說王文恪記李傑詩二首林小泉兩記前記應裝後沈杰書後陳璠詩張叔未廷濟跋是卷得於吳門

王麓臺臨子久富春山圖紙本高九寸長八尺三寸七分黃忍庵題麓臺自題後是卷得於吳門

吳漁山自傳溢江圖紙本高八寸五分長五尺九寸四分自題絕句一首張廸書琵琶行并跋是卷得於吳門

楹帖

文待詔七字聯

董思翁七字聯

董思翁四字聯

陳老蓮八字聯

劉石庵八字聯

賀相國八字聯

鄒相國炳泰 祝曹太祖母八十壽聯

匾額

董文敏書雞樹館三字額紙本

翁覃溪書在山泉三字額紙本

陳玉方先生書春暉堂三字額紙本

陳玉方先生書小遊仙館四字額紙本

錢梅溪書雙溪草堂四字額紙本

潘三松先生書湖山書畫樓五字額紙本

挂屏

莊文敏書大屏十六幅紙本

王覺斯書大屏十二幅絹本

王虛舟書四體大屏四幅紙本

錢載松石大屏六幅絹本

鄭板橋蘭竹自題大屏八幅紙本

陳玉方先生行書中屏六幅冷金箋

陳玉方先生楷行書中屏四幅描金白蠟箋

陳玉方先生書蘇詩中屏四幅紙本已刻入寶稧室帖

中

同年書屏六幅描金白蠟牋

聯屏甚多年遠失記不能盡錄

名人書畫筵

周東村山水

唐六如漁父

徐天池山水

徐天池枇杷

沈石田枇杷

董文敏臨趣虹亭詩
董文敏行書
文待詔行書
文待詔山水
仇十洲羅漢
周之冕花鳥
周天球行書
王麓臺倣子久山水
王時敏山水

王元照山水
王石谷山水
王忘庵墨花
王孟津行書
惲南田山水
馬湘蘭蘭竹
陳眉公行書小詞
陳眉公蓮花
陳白陽花卉

陸包山花鳥

吳漁山山水

陳玉方先生書麓臺畫扇之陰

陳玉方先生書南田畫扇之陰

先大夫栴麓公生平酷好書畫由歷常出爲宰牧丁內艱處爲經師所得養廉束脩及售手製鐘毬墨刻趙帖之資多半購買書畫古帖終日鑒賞樂此不疲者四十餘年晚歲去膚存液手定書畫錄如干卷藏之宜興湖山書畫樓不輕示人辛丑六月先大人忽

冒暑氣而遂見背豈不痛哉庚申之變蘇常失守湖山書畫樓中物不可問矣越四年江南克復學爽渡江至溧陽戴埠山中脩理邱墓回至宜興雙溪草堂惟見空樓十間了無一物三徑全荒老桂猶存比之冒辟疆水繪園僅存基址池塘錢慕齋絳雲樓獨存典籍目錄阮文達文選樓僅遺閣帖王書差勝一籌何則樓未毀而樓中書畫流落人間猶有存者至方橋見俞星文表弟得其手錄雙溪草堂書畫錄一册後半霉爛無存云是逃反回方橋時從破書堆中檢

出者眞所謂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耳星文少事先大夫料理家務收掌書畫故有書畫錄副本以備查考學裘今年七十有二歲矣仲蔚蓬蒿淵明乞食維揚小住羈旅無歸雨窗清暇手抄書畫錄殘本分爲三卷刊入見聞續筆中以公同好一覽嗟乎翰墨因緣煙雲過眼古今同慨夫復何言大凡寶物之在人家譬如威鳳祥麟之在郊藪來其暫去其常也惟有古今書畫錄流傳世間歷刼不磨回憶兒時過庭親聆教勘書畫法帖眞僞歷代紙絹墨色

異同骨董家造作半眞半僞之流弊言猶在耳何日
忘之忽忽五十餘年兵亂之餘先人手澤百難守一
強作達觀實可悲已同治十三年九秋學裘謹跋

張壽齋先生家傳

婺源 齊學裘 子冶

先生諱陵孚次彪號壽齋又號魯岡贈奉直大夫世居安徽婺源縣甲道爲著姓祖諱啟瑞父諱英曜國學生贈奉直大夫先生生于乾隆辛丑年正月元旦先生少業儒性稟穎異縣府試屢列前矛而不售嘗慕范文正所云不爲良相當爲良醫之言以自勵年及壯棄儒習醫著醫學採源十卷壽齋醫按四卷頗遭劫火惜未付

梓。先生事父母竭力盡孝。及卒祭葬盡禮撫兒輩嚴而使勞。三十三歲督修始祖大三公祠任勞任怨分毫不苟。家務盡委長男專心行醫濟世寒暑晝夜來請必赴。畢生未曾受謝。一文。鄉隣有爭鬬極力調停橫逆之來受之不怪。生意被吞而不問。欠賬不討而焚劵代友還銀撫孤成立。為人解債而留媳。族人陷粵而攜歸還產立嗣輸租報本。一生為人寬厚和平光明正大種種善舉。指不勝屈。按狀書此可知其槪矣。道光戊申年八月二十八日卒。高年六十有九。卒前一夕握管自述歷遊

江南江北江西浙江廣東所見人事大都仁義者昌凶惡者亡又囑兒輩曰吾爲爾輩見事多不能如願後有善舉爾等當勉力爲之勿忘吾囑越一日食罷沐浴易衣正身仰臥而逝配胡氏宜人溫柔淑愼惻隱祥事上孝撫下慈周恤貧窮箴規娣姒獨具卓見女中丈夫先生昔遊粤東久斷音信外人訛傳先生被盜宜人聞之怛然謂兒輩曰人言汝父被害決無此事吾觀汝父孝友婣睦尊祖敬宗以敬持己以恕待人非存心以仁者何能爲是豈有仁人而罹兇橫若此哉道光甲辰年

二月十六日壽終享年六十有四。胡宜人生子六。長端告次端誥授奉直大夫布政司理問三端諫四端論。登仕佐郎業儒五端譔國學生業儒六端譪國學生服。賈孫河渡河炎河杰河麓河泓河澄河滿曽孫都金都欽都鍾都錄。

齊學裘曰吾家與先生世姻好。兒時從先大夫梅麓公宦遊江蘇二十年流寓陽湖紋安吳門上海崇川海陵邗江四十三年。久不歸鄉六十有四載。雖未得見先生之面而先生好善精醫之名鄉人道之詳矣。僕亦聞之

熱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同治十三年歲在甲戌。余客揚州。地官第。隨安宰適逢先生哲嗣端論端譯端謁三君。論心話舊。慰余寂寥。辛亥。端論年六十三。端譯年六十。端謁年五十四。棄儒服賈。孝友誠篤。極有父風。盛道拙著見聞隨筆一書。發潛德之幽光。表名流之盛業。有關世道人心。不類搜神志怪。過蒙獎飾。何以克當。不以學殖爲不文。遂出示先公行狀。求作家傳。將載之家乘。以永其傳。感且不朽。辭不獲命。按狀述之。噫。壽齋先生古之仁人也。豈特一鄉之善士也哉。其心則阿衡之心

其志則文正之志使其達而在上致君澤民先憂後樂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不卜可知矣窮而在下終日以濟人爲懷能爲人所不能爲忍人所不見忍見義必爲樂施不倦拯溺月朗量似海涵嗚呼若先生者誠古之所謂儒者哉先生哲嗣極敬孝友無忝所生不愧爲令子詩云孝思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同治十三年秋八月候選府知事姻愚弟齊學裘謹撰

朱小尊

守府朱小尊彝安徽太平府蕪湖縣人幼失怙恃惟毋

舅葉秋原是依並從毋舅學畫咸豐六年賊擾皖南家鄉不能安處隨同毋舅避亂至徽州績溪縣是時彝年十七歲以畫營生越三年至歙縣遇許益齋太守程朵芝刺史留在新安衛軍糧處作畫十年春吳肇舟刺史邀彝至休寧縣城局中繪畫頗有生色至是年十月賊大隊攻陷徽州府毋舅同程朵芝避至獅子山下有程六齋曹筱石諸君彝同吳肇舟刺史躲避休寧山中越一日聞得毋舅信息當日尋至獅子山與毋舅會面不數月賊至彝又同毋舅避亂至浙江蘭溪縣是時已十

一年四月間。母舅乃命從戎。徃提台曾得勝營中。曾營
紮在金華府東門外三十里五都曹村。四月底由義橋
諸暨縣行抵曾營。至都司滕劳鋒上卓處就事。筆墨五
月初二日。賊首偽侍王帶馬隊賊數千。騎步隊賊萬餘
沖出金華府東門。直逼曾營。不一時曾營大潰。屍橫遍
野。血流成河。曾提台滕都戎陣亡。彝在營中自分萬無
理。跳屍堆上。逃出營門。走下稻田泥水數尺深。至一
小山坡。遇一賊。手執長矛。頭戴五色花草帽。身穿黑湖
縐褂褲。問何處人。彝云蕪湖人。賊笑云。我是廬州人。乃

是同鄉。我不殺汝。汝有銀子否。彝帶有元寶一枚隨取出付之。賊欣喜非常。說汝同我走。可保無虞。少頃又來一賊。手執兩把大砍刀走來便要砍殺。被這賊攔住說不得亂殺。是我捉得妖。不關爾事。爭鬧片刻而去。這賊云不必驚慌。我同汝去館子中歇息。剛行至館子內門口。來兩個巡查賊。一執大令刀。一執令旗。說此係妖頭。將彝一把拉去。尚有兩廣兵一同拉去。巡查賊云侍王有令。今日捉來之妖。一個不留。先到恭老虎處殺恭老虎。向彝一笑。說到侍王府去殺。即扯之侍王府走至半

路離侍王府一箭之地忽執令刀賊問彝在妖裏所做何事彝云繪畫營生賊聞大喜即向拿令旗賊首說此人能畫畫我們將他帶回館子畫畫豈不妙哉賊云甚好執令刀賊即將彝送往館子中賊首拉兩廣兵至侍王府侍王命捆樁上破腹挖心慘不可言巡查賊官封逷天燕湖北人姓李名有福當晚回館中將所殺兩兵一一詳述彝與賊首各詢姓名賊云明日五鼓大隊動身去破杭州我著一弟兄送先生回金華府城內爲安至明日五鼓時賊大隊起程侍賊紮在大路口親自查

覲又殺百餘官兵。彝幸押送賊一路照應少頃又遇延查賊目來問此妖何不拉去殺押送賊云此係我館內先生祈勿加害巡賊即去彝思數次絕處逢生幸賴祖宗庇佑押送賊係廬州人沿途保護緩緩而行當晚至金華府城內館子中賊云請先生畫畫彝即大揮禿筆畫官兵長毛交戰兼畫各色花卉翎毛又寫文書信件賊酋大喜待如上賓越一年同賊酋偽侍王大隊至溧陽縣是年秋八月中旬彝自溧陽城外乘一船帶十餘人皆有思家之意彝命開船連夜駛至蘇州滸墅關久

河內混過賊卡投至華字營吳伯華毓芬觀察處蒙觀察留置營中將十餘人遣散同藉並囑畫克復嘉善縣城圖。彝在吳觀察處數月又至丁日昌中丞處繪圖兩年並蒙栽培保舉江蘇撫標守備之職賞戴藍翎同治丁卯年至滬上製造局繪圖後於七月下旬偶遇鄭雩湖世丈詳詢顛末始知舅早經物故遂將手蹟見賜人琴之感觸目生悲彝娶妻林氏甚賢淑生子女各一

光緒紀元七月十三日余客揚州朱小尊手書平生出處事畧寄眎余遂錄之以傳斯世小尊年三十有四與

君兒功成結契如同胞小尊妙繪能造古人之室爲余寫七十歲小像神色逼眞見者無不歎賞又繪無量壽佛祝余七十壽又繪怪石美人鍾馗稱鬼贈余筆精墨妙必傳之作也小尊幼未讀書居然通文藝習丹青卓然大家得逃虎口遂登龍門如小尊者眞可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入火不熱入水不濡死而得活困而能亨者矣目之人傑誰曰不然

數定難逃

布商某長在漢口辦布租一大宅棧布貨值萬金一夜

赴筵歸見一人皂衣紗帽持大筆書數大火字於巳棧墻上駛甚急移去十餘里半月後新移處火燒百家商布焚燬舊處並無火災可見劫數難逃耳

搶劫顯報

婺西詹家某年三十餘素行刁詐強横鄉里因西寇亂以盤查奸細爲名專奪逃出人衣物并有被其害者同治四年春在田耕作忽一小虫飛入口內腥穢不堪遂覺喉痛少頃頭腫血出爲淫號叫七晝夜而死遍體青紫宛若杖傷人皆謂其奪貨殺人之報

張麻子

西賊所到殺人如麻尸積遍野有何氏子年二十餘逃至川徙界意欲逃避江北途中適與賊遇何見賊旗逼近無處躲藏急將尸覆身上以避賊賊過盡何起見月色微明時已二鼓整衣將行忽聞鳴鑼呵殿而來意賊繼至復伏身尸下聞人聲已近繼聞驗尸報名何偷覷之見一官明服公案危坐差役翻尸驗報姓名傍一書吏執筆登冊及見何駭曰此人當死於七濠口張麻子之手何故在此驗畢而散何聞人衆去遠坐起思此必

冥官查册應刼人數我該死於張手數已前定復奚逃即望七濛前行至其處見男婦老幼三十餘人坐地怨泣何問故衆曰我輩至此想過江逃命不料無錢舟不肯渡只得待死於此何聞言心惻自思我有洋銀四十元此身已在刼內不如相贈以救衆人於是代給舟資餘洋散與衆人作口食之資衆盡登舟請何同渡何不肯行衆再三强之何堅執不行天漸曉喊聲大振何曰事急矣汝等速渡無自誤也衆皆拜謝垂涕而渡少頃天明見一賊麻臉黑色持刀乘馬洶洶而來何大叫曰

張縣了你來了。我待之久矣。既復令馬細覓良久。拋一包於地。回馬覓去。何拾視之。見內具金條數枚。約重二十餘兩。洋銀十餘元。自知大劫已過。遂渡至江北。賃屋而居。後遇救渡眾人。感其德。作伐娶妻生子。平定後攜家回里。何係常州武進縣西鄉人。張志仁曾至常聞友人章金魁述其顛末。惜忘其名。故特書之。

雞火

饒之樂平。有葉某。素行強橫。人皆畏之。於是家畜一村葉家失去雄雞一隻。歸家一雞羽毛相似。葉即目為已

雞隣婦誓不肯與渠即時罵其夫自外歸曰一雞之小何得如是送與之渠捉雞至家以破布條縛雞足雞奔出外追之至隣家雞籠前見渠追急飛入籠內適隣午炊籠火正熾雞見火即出足係布條已燃復追入已屋雞見衆人鬨捉即飛上樓著處皆燃房屋盡焚渠祇傾入屋搬物被火燒傷醫藥罔效終痛難禁號呼數日而死一生強橫竟受此報人之強橫不法者當以爲鑑

犬異

婺西梧村項姓養一幼媳年十二歲家蓄一犬喫剩

飯盛之以籃縣於梁間每日項與妻出外則被犬竊食項妻皆謂幼媳偷喫常毒責之隔壁空屋數間某先生訓蒙其內一日知項家無人聞拖櫈聲遂於屋縫窺見其家畜犬人立而行拖櫈至掛籃處犬以後足立櫈上以前足將籃探下菜飯食完將器皿安放籃內蓋好掛上將櫈移開其夫婦回又責媳先生聞之則代白其冤犬即怒視而吠先生見之大懼反身回館犬即逐而齧之項怒杖殺之道光二十八年事

忠仆

伶人王兆悅居婺西之王村幼失怙恃無伯叔兄弟漂流於外至歙界遇梨園收王習副淨脚色稍長藝絕倫一齣出則衆稱賞不已尤精武藝棍棒甚熟因寇亂失業時已娶妻生子家亦小康值團練招勇王即應募屢與賊戰斬賊目數十人屢得戰功後於咸豐十年與賊戰於思溪賊敗而奔王乘勝追之爲伏賊所圍雖一身被圍尤能奮勇殺賊數人寡不敵衆力盡遇害當局諸人得葬之入於忠烈祠

輕薺賈禍

道光己酉張志仁客於廣東城外有洪聖廟即火神也每歲正月十三至十六居民各以紗絹製燈人物鳥獸花卉蟲魚極盡精巧燈火極盛每夜士女雲集混雜而觀有少女美豔無匹入廟觀燈一輕薄子挨擠身旁私探女手摩弄再三女不嗔不言聽之而已輕薄子喜極俟女出廟而尾之女已覺低語曰休來明夜候原處輕薄子聞之喜不自勝次夜輕薄子候於廟果見女來仍立前處輕薄子喜踐前言復至女旁又探女手不料女手已伸竟拉輕薄子手加意撫摩輕薄子樂不可支任

其所為無何鬪剪聲咯咋輕薄子狂呼躃地女竟出廟飄然而去衆環視之見某左手鮮血淋漓小指剪斷呼痛不已此事係張志仁目擊記之以為輕薄之戒

費姓善報

賊破常州民皆望江北而竄有富家婦攜婢逃至七濠口婢因急渡江荒亂中失去首飾盒一隻內貯金銀珠寶首飾值數百金後有費姓至年纔十九見袱裹盒知是逃難者所失遂身坐其上守候失主少頃主婢至岸方覺失去盒物婢即登舟復至其處尋覓不見祇見少

年半地婢向前萬福問曰郎君到此幾時矣費答曰到久矣汝問如何婢告以故費曰物在汝勿憂但入將原物見還當何以報婢思主人之物不能以物相酬沈吟不能對蓋費因見婢年十六七風度嫣焉心實好之而不能出諸口則曰吾不重物婢已覺遂慚怍言曰身報可乎費聞言甚喜時在夏末秋初蘆葦叢茂約會蘆中費令婢先入婢將蘆葉舖地裸臥以待費入見婢赤身於日光之下遂轉念曰天光朗昭豈容入行此汚穢事耶急以袖掩面令其速起穿衣婢恐不肯見還又促之

日君來不妨妾不食言君欲妾報者正在此耳費曰汝休矣前言戲之耳吾敢沒良心而欺天日哉汝急著衣攜盒快去此間不可久留於是二人急渡江而北婢見主毋呈上手盒備述費之難得主人亦稱歎不已數月後賊蹤稍靜婢隨主人回家探望登舟渡江舟內二十餘人行至江心風浪太作舟將覆內有一白鬚老人曰汝等諸公或做虧心事速速言明可以保衆性命衆皆云無忽見一少年狀貌甚偉自陳在七濠口所遭顛末立刻風平浪息安穩到岸衆叩其姓名答云費某於是

婢之主人請與同行詢知孑然一身遂攜至江北贈婢賜金令同居焉

活人投豬

癸酉鼻坑有黃某趙某友善多年黃家頗裕趙僅自給離黃家數里趙因歲晚缺用向黃借銀十兩黃即如數相付欵待以酒殷勤相待趙遂大醉辭歸遺失銀於黃家桌上趙至家妻見其醉甚即扶歸寢趙昏昏而睡毫不記憶直至天明始醒急搜兜肚內覓空空仔佃思之記得銀放黃家桌上起赴黃家查問黃硬抵賴不承趙

無可奈何垂頭喪氣而歸妻駭其狀詰得故嘆曰何不早言我有錢數千如不足再質衣飾何用借爲趙悉曰悔未與子謀至有此失耳妻云無憂隣家毋猪將產買一蓄之售出可償此債數日後毋猪產內一牯猪較大遂買蓄之猪長甚速黃於猪產日得疾昏臥經年不起次年黃妻令子向趙索債趙告以售猪即可償遂同黃子看猪黃子一望實非猪是其父駭極歸告毋前賴銀事其毋盡悉即令持券并銀付趙誑之曰吾毋云正少猪用今與叔商貼叔糠食銀十兩付猪繳約與叔兩清

遊諸猪付黄子至中途猪倢斃黄子埋之黄父霍然而愈此道光二十六年事張志仁述

點化不悟

景德鎮王家洲於同治七年四月下旬忽來一爛脚乞丐手捧一桃大如飯椀半青半紅繞洲連聲呼曰桃畫夜不息人皆惡之至五日遂不見後於五月十二三連雨數日水大漲居民人口房屋猪牛逐浪奔濤不計其數王家洲上聚看者數百人忽洪水冲開洲岸洲在河心上陷五百餘人波濤洶湧岸上人束手無策不能往

救彼須臾天洲遂沒人皆溺死前丐是仙幻形點化惜人不能解悟耳

瓜蛇

同治十三年六月初旬揚州南門外忠烈坊朱鐵匠家小徒買一西瓜約二斤破開見內有一火赤煉蛇長尺許粗如指蜿蜒而出扑殺之細視瓜皮毫無破洞

義夥

戴呈發之嚴前人少孤貧二十歲時因偷富家竹富家知之將捉治罪遂避於山中不能出有種山者逢居故

戴得以棲身種山者謂戴曰子徒遊於此終非久計不如外地謀事尤爲長策遂助戴資斧至常德府之德山代客運簰至南京往返數次後遇洪姓客亦豪人見戴爲人剛直無私遂聘爲夥數年後洪抱病自知不起托戴扶持妻子料理家務洪遂卒洪時家金陵子幼資財數千盡付戴經理每年祇取工食毫不多取代洪延師訓子洪子廢學戴即苦言相勸繼之以泣洪子愧悔發憤讀書戴即喜後洪子成孝廉家業數萬皆戴力也戴素不識書算代洪經理數十年並無賬籍及老辭歸謂

洪子曰我不識字故無賬籍可憑當於汝祖先堂下焚香表我心迹庶免後人口舌洪子不肯洪堅執不移遂焚香對天立誓又向洪祖先剖白一番而後辭衆登舟歸數年無疾而終年八十餘歲其子孫綿綿昌盛八歲謂其忠義長厚之報云

陳孝廉功過顯報

陳茂才南通州人失其名風度秀美年卅餘名士也家貧受徒爲業道光丙午鄉試陳至南京僦寓至一家往後樓看房間見床頭有寶銀五十兩袖之出謂主人曰

房窄不堪住先是一山西客寓此樓是早動身遺銀在樓上陳甫出客即奔至上樓尋銀不見問主家但不知客鳴官官追店主相延歲月各耗錢財陳落第歸患疽半年銀盡瘡未愈失館年餘困苦莫狀歲末往鄉間向契友貸錢友不家陳歸途中遇雪急奔役脛天晚不能行忽憶前面有一生徒家叩門內一少婢出應陳告之故婢反白主少頃一孀婦出年三十許態度妖嬈延坐中堂謂陳曰家門不幸先夫去世二年弱子往外家未歸如此大雪先生自何處來陳告之故婦曰天雪又晚

先生非他人居宿吳家明日回宅命婢瀹茗具饍婦在殷勤勸飡令婢掃榻鋪被請卧陳入房門猶未扃婦覺入向陳調笑拉與同寢陳始亦惑繼而思曰我淪落至此若再作喪良事能出頭乎遂詆欲大觧乃脫啟關出冒雪而走至半途跌入坎下昏暈雪中朦朧聞神語曰吾等計字星也因汝丙午南省事上帝命纏汝今可贖愆吾等去矣汝更努力青雲不遠須臾陳醒起如履坦途至家妻猶未寢問故以他詞答次日友來贈金若干明年代覔館己酉捷南宮焉陳對人自陳顛末如此

燒尸惡報

如皋東鄉民𦡱弱棍徒刁横與縣役夥串詐人道光二十八年馬觀龍卑斯邑糊塗貪婪縱役索詐兮河南水蕩中棍某將路斃乞丐移至富家田間欲索財富家不肯出嗚於官馬驗尸無故𡡉之令置官地刁徒夜偷去時秋末恐尸腐以鹽滷醃之剃鬚易衣履又詐一家復如前驗訖又復剃髮易僧衣又移一家其家自首馬又驗之刁棍想已經三次未得幾文夜以酒餟奠死者祝曰同汝合夥三次所得無幾今妆喫些小苦佑得多金

定厚葬汝以火燒其頭面忽然烈燄騰起焚其住屋一家八口盡燒死只一幫工逃出肅於他人向人說報應如此馬之糊塗如此

還金德報

婺北坑頭潘祖蔭水作匠在長溪修何公祠屋上墮傷尻骨遂成癱瘓行乞三年至長林得米斗餘錢百餘文回家至舡槽嶺夜已四鼓見二人先在亭內潘至二人已行天將明見亭隅遺金潘拾而藏之尋金人至四望皆無手足無措潘叩之再三失金者始實告潘云金在

衙有人至我衙言果相合即當還金少頃三四人至失金者言果相合潘舉全金還之失金人欲與瓜分不受謝數金更不受還家月餘有一年少醫士至其村自言萬病能醫人不之信適潘過人指謂醫者曰此能醫否曰能遂出藥與服曰服完當愈宜謝我千文候一月來取潘諾之潘服藥疾竟愈潘辦錢二千文候醫士至數月不來人皆疑爲仙後潘活二十餘年而卒子一名巖俊長厚有成

程孝子

婺源東鄉黄茆山島程氏子年十一。父子被擄。父逃賊捉將殺之。子痛哭求賊以身代父死。賊憐而宥之。後得脫難。

劉烈女

張志仁見鄱陽牛頭山劉氏女年及笄。賊姦不從。被殺而死。

少林僧

上海王楞仙云。嘉興友述其地有某精武藝。居某鄉。設米肆。偕友出遊。夜就少林寺借宿。寺僧以火導入一室。

即爲門去某舰室皆石裂間惟一孔鐵其檽心知有異遂躍身毀檽挾友出爐逶俟之已乃復入符變進聞發扃聲急揉及伏門左僧入迭斃之懼勢孤遂逸遺一繳柄刊名某扆其執此追尋然亦不敢返取追歸年餘鄉中忽來一丐僧肩一巨磨石過肆輒置櫃得錢始行及某肆某癔前事疑僧乃呵曰知予肆例不給丐乎隨以手中帚掃磨石出數丈外僧無言即棄之走又年餘有僧踵門某方食濟置鏡於胸含飯出僧見某遽前就合十狀爲指胸勢而某亦遽噴飯僧頭粒粒嵌入僧旋

道某驗鏡已粉碎因虞其復來特僞死未幾一僧果繼訪知某死乞一瞻靈入則匍匐良久向蝉三吁其氣而去去後視僧足跡所經瓶盎裂樽內空棺扣之作破竹聲某由是終身不負技云

丁孝子

丁詩字韻堂上海人性專僻好術數於陰陽圖緯風角壬遁之術無不窮究淵奧爲人卜多奇中事毋至孝嗜酒毋亦好飲每毋口盡卜資沽酒市脯毋子垂簾而酌入其室頹然皆醉人也毋少不懽終夜跪牀前不使之起

郎不起。蓋詩少孤。毋窮餓居僅容膝。饔飧不給。縫紉紡織以佐之。教詩讀書。故品可謂賢毋矣。詩貧不能娶。怡然膝下四十餘年。毋子未嘗一日離。道光某年毋卒。詩拊棺一慟。嘔血滿衣。遂得狂疾。途中見老婦哭拜於地。書其毋奇節。若行狀。雜千餘言。投其友某。若有所託遂去。百步。橋沈水死。

見聞續筆卷二十一

婺源　齊學裘　子冶

淤女報讐

婺北有兩施村。相隔數里。內施村有施進保販木興化。時進保年逾五十。其子年纔十六。因身老子幼。遂將生意歸結。千金攜子回鄉。至南京上新河。自雇一舟。舟人一子一女一媳。女年約十五六。頗有姿色。運資過船。停泊數日開行。至紙馬河。船卽住下。舟人父子及媳皆登岸。施父子與舟人女守候舟中。其女忽望施子失聲嘆

曰。眞可惜。子聞告父。施大驚。即同子長跪女前求救。女初不言。哀懇再三。女方曰。但有一事翁能允我。庶可挽回。如不能。即聽翁自處。施此時正當危急。即曰但求吩咐。雖命是從。女問令郎定婚否。施回尚未。女曰妾救翁後。身無所歸。如能允妾以終身。即赴湯火。亦所不辭。施諾曰。一總遵命。女曰。伊等至夜方回。待其回再作計較。女將跳板拋開。船離岸丈餘。候至更許。三人醺醉而返。其父呼曰。快快將船拍岸。女將持棍立於船頭。答曰。要來即來。拍即不拍。其父罵曰。小賤人。不知汝父手段耶。

卽跳上船頭被女一棍掃落江中其兄大罵曰逆婢無禮吾與汝不兩立亦一跳甫立船邊卽被女挑蹼波心其夥逃竄而去女向施曰翁勿駭吾父兄盜耳妾見其殺人多矣今爲翁故相繼殺之以除二害翁休挂口免人駭聞施雖口內唯唯心上便生計較此女殺父與兄毫不費力若歸家倘不如意一家休矣遂蓄謀害之念當夜將船移至他處來早施僞云船家不知何故逃去登岸換船女將船上銀錢衣物收拾過船儼然一家子媳船開兩日是夜泊卅江岸施出艙見月色皎潔與女

與子同上船頭玩月。女至立足未定。施出其不意推入水中。女認其失快躍出水面。手攀船邊乞救。施予欲伸手援之。施急推予歸內。持刀截斷女指。女遂入水而沒。其子啼泣不已。施呵之曰此惡婦也。若不早除。受害非淺。何泣爲。遂詐言女失足墮江。施父子運貲歸里。娶媳獲嗣焉。二年後有俞某代人送信。往來上新河雇船載貨泊船未發。夜夢一女姗姗其來。斂衽向俞曰君帶客歸家。妾欲附君舟。斷不空勞。來日下午見風旋黃葉。則妾至矣。次日傍晚。果見落葉入船。開行數日。船低逕

縣下坊渡將捨舟登途。是夜俞又夢女謂曰、來日陸行。望呼妾名黃慧英。凡一路投宿出店過渡過亭望呼妾名。妾有金釵一枝。聊以爲報。次日起貨畢。果見艙底金釵。於是依其所囑一一相告。至清華街。是夜夢女來謝。并囑來早相會。求指視施村路徑。俞次早出店。果見女來。與夢無異。萬福相謝。并問路徑。俞一一指視。女謝而行。至外施村。有與進保同名者。年亦相若。遂祟之病經數日。人見其狀。知爲鬼祟。奄奄待斃。有數人來望病。見其狀。嘆曰。此人一生忠厚。何故得此孽症。病人忽於牀

上應聲曰汝等不知其紙馬河發財事耶衆曰紙馬河去蕪湖不遠此人一生從未出門何得有是事內施村進保近年發財歸家病者曰是悞矣汝家所用之錢自當奉還我去矣病者霍然而起是早內施村人見一少女身背黃包袱右手執傘問進保家有數小兒導之至其門適進保晨起洗面問諸兒曰汝等鬧至我門何故衆兒曰汝家有一美貌女客來我來看客進保駡曰活見鬼一聲未絕卽倒在地雙手亂抓大罵臭心賊吾父與父殺人奪貨惡貫滿盈吾殺之救汝汝既得我財反

害我命。我哭訴陰曹。令我來索命。又恐害外姓。村進保坑廢錢財若干。汝速償吾。當償。其時舉家驚慌。急忙應允。立即加數償之。自後如醉如狂。或笑或哭。自打自摑。種種怪狀。日夜不寧。若其子來。即執手悲泣曰。妾因愛君。遂遭毒手。今日此結。萬不能解。但與君無干。妾當留汝夫妻衣食。汝要立我神主。爲嫡配。妾即禍不及君。進保百般禳禱。無驗。纏擾數月。摑面嚼指。摘髮毀體而死。此是道光初年事。張志仁述。

忠勇節畧

胡汝交賈人也金陵上新河木牙為業西賊犯南省胡
年將六十携眷歸里婺北清華胡故里也時值婺招勇
團練之人緣北勇胡挺身力任與賊戰賊屢敗咸豐七
年賊擄浮之景德鎮去婺界數十里浮與婺接壤要口
頗多西之鍊勇不足防守西之民以浮精埠口自任請
北勇幫助時值胡病足未痊遂合俞某統勇前往俞率
勇至浮之鯉魚橋覷望不前賊來破洍民與之戰殺賊
數百賊不得破恨更甚屢催俞往俞竟不赴又求火藥
俞亦不與來日賊大至滿山遍野皆賊衆寡不敵民遭

圍困俞坐視不救反退數十里胡帶疾乘轎趕至半途閩民衆死難者三百餘人殺賊五六百人遇俞於途胡大罵忍心害民賊俞若罔聞率勇回局率民死守賊不能破後於咸豐十年賊擾婺城四鄉會同攻城并請官軍共事官軍失約民人鍊勇死難者數百人胡執雙劍率數十人持鳥銃且戰且退退至五六里足疾大作遂謂衆曰汝等各逃性命吾不能行當從奮義諸公於地下矣賊追及仍殺賊數人賊不能近遂以長鎗刺之中鎗而死身倚山挺立而不僵面貌如生常帶怒容上司

請於朝廕其子孫立忠烈祠焉

孝婦二則

如臯東鄉馬塘鎮道光二十五年天旱河水盡涸茅屋被火有王李氏生二子長四歲次纔數月王傭書十里外夫婦事上盡孝是日婦見火起老姑卧病在牀婦即棄兒負姑逃出火勢正烈不能復入姑媳望火號哭而已及火息婦見己屋猶存遂撥灰而入兩兒皆無恙屋上茅皆未焦婦孝格天刦火不燒其廬耳

如臯豐利場堤外有徐繆氏夫死有二子姑老子幼家

貧織蒲包爲活。婦事姑極孝。咸豐八年秋初夜忽海溢。婦聞聲急起。棄兒於牀。負姑逃於墩上。海潮立長。回視水已淹墩脚。離墩面只尺餘。姑媳望潮哀泣不已。及曉潮退。婦急至家。見茅屋毫未損傷。門戶窗牖皆泥堆塞。急推門入。見屋內地乾。二子嬉戲牀上。負姑而歸。是年被潮淹死者數百人。房屋沖壞無算。而獨孝婦家保全無損。豈非天示節孝之報歟。

報子報讐

廣東王某盜也。年四十。方得一子。愛同珍寶。而此子恒

多泣。見王更甚。稍長。王提抱之。即抝身而號。於是王遂不敢觸其怒。及數歲。性暴如虎。稍拂其意。即破皿壞器。最喜鮮衣美食。王竭力供其所欲。數年家漸落。子年十一。大如成人。王一日忽發頭旋。卧牀。子即持王佩刀趨至牀前。將王亂斫。王中數十刀。身無完膚。王妻奔出號救。四鄰交集。見其持刀狀貌。懼不敢近。遂鳴之官。官急往驗。見尸鱗傷。追其子來。鞫問曰。汝父生爾育爾。有何負爾。爾直如此。兇惡是何理也。子曰。不然。吾奉陰曹主宰命。吾索命取財。何云殺父。官詢其故。子曰。吾前生閩

人也姓某販紅茶來廣東茶售即置貨載資而歸不料途遇賊黨持火銃刀鎗兇湧而來船戶水手及夥驚竄二夥落河而死吾顧資不捨王至執此刀將吾亂斫挨入波中竟沉海底吾哭訴陰曹陰曹令自報仇今仇既報當復命冥官不得久纏人世遂以刀刺喉而死官吏及觀者聞之駭嘆不已此道光戊申冬事也張志仁賈於廣東得聞其顛末遂書以爲惡盜鑑

雷擊三則

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廿四夜傾盆大雨雷轟電閃休

邑東門外擊死一人。係肩挑貿易者。數日前往屯溪販魚。天未曉行至半路。見一棄孩身裹杭綢一疋布兩疋綑在孩身。將布解開。內有銀廿兩。紅帖一紙。某則取綢布銀。拋孩於水。帖遺於路。後有與某同販魚者。天曉見紅帖。拾視之。上載孩姓氏并綢布銀。囑拾得者收爲已子。及見某擔中綢布相符。詢其小孩。某不能答。揑辭掩飾。至廿四夜二更。風雷大作。將某提出門外擊死。背上紅篆四字。謀財害命。張志仁於廿五日過休邑見之。

是日婺北瑣口潭。俞姓兄弟二人。持銃呼犬入山打獵。

終日無所得及晚忽見一遠方人來身背重包其弟謂兄曰有生活矣其兄不言其弟則當背一鳥銃打死取其包裹而回並無知者是夜兄弟臥牀二更時雷從牀下擊上擊死其弟其兄遍身被雷火燒爛合說其弟謀客情由則不疼否則疼甚二十六日張志仁宿清華聞之

景德鎮有婺北溪頭程某自其父手內開一雜貨店資本數千其父死程纔廿餘歲又無兄弟纔生一子因見店中一夥黟縣汪姓爲人精巧多謀程謂之曰我苦無

兄弟家中照料無人。此店與兄相共。兄力弟本。除本分利。兄意若何。汪曰如此甚善。於是則請出婺源俞某縣吳某作中。立合同爲據。程每年至冬月來店內盤賬付所餘。同家關七八年矣。二十四年冬程至店中忽染一病。頗覺沉重。請醫診視。諸言不妨。程病至三日遂卒。吳某係店內之夥。俞係自生理。卽請俞來同具信着人報其家。其妻聞訃。立攜二子率弟至景德鎭殯殮。後汪則向言店內資本。其夫逐年掖淸。店內皆是借人本錢。並無程姓關涉。婦云。店雖無我家資本。總是我家老業。

必要貼銀數百以安生死。汪云。店內無餘。堅不肯付。吳與汪同聲相應。蓋吳知受賄。俞力勸再三。汪硬不從。十二月廿四夜。汪吳俞及程妻子在店中正言其事。二更時雷鳴一聲。將汪吳提出。汪遭擊死。吳被雷火燒其頭面及兩手。跪於地下。口中朗言汪某下毒藥中謀命圖店等事。一一言明。店中全是程家資本。汪及他人絲毫無分。程妻及妻弟與俞皆驚呆半日始醒。于是程妻託俞照應店務。遂盤夫櫬回家。二十八日過志仁村。程妻自述如此。三處雷擊。皆二更時分。特書警世。

淫報

道光己酉科江南鄉試。有一士子在場中夜分。或言或笑。時哭時罵。至四鼓不聞聲矣。隔號往探。見其衣裹頭坐而不動。視之面上被刀碎割。已死。卷上有一詩云。孤魂漂渺十餘年。今日相逢矮屋前。誤我功名汚我節。當初錯認是良緣。場內貼出示人。可為蕩行之戒。

史公祠聯文

吾友嚴問樵太史題史閣部祠聯云。生有自來文信國。死而後已武侯鄉。為祠中諸聯之冠。

巴少謙遇長面鬼

歙縣巴少謙善弈。年五十餘。客揚州。夜歸寓。行至柳巷。見一鬼物。頭面長二尺餘。身長亦如之。脚着黑靴。蹣跚而來。巴讓路。舉目覩之。見其鼻孔。巴覺頭疼。眼不能開。橫行倚牆而立。危迫之際。忽聞人聲嘈雜而來。眼始能開。匍匐而歸。卧病六日而愈。甲戌秋九月事也。冬十一月二十七日。余訪陳㚒雲軍門於閶闔巴。時下榻園中。與軍門算弈。偶談及此。故特書之。

胡翁德報

俞鑑泉世兄與余言。寧波黃氏子貧無賴。將賣父母合葬之墓地。時胡翁客居寧波客寓。胡餘姚人。善看地。黃氏地在客寓間壁。胡見地前水法頗好。偶一稱賞。店主人曰。地主困乏。將賣此地與別姓矣。胡爲歎息久之。是夜胡聞間壁鬼語哭泣之聲甚慘。公婆云子不成器。要賣邱墓。我兩人明夜露宿何處。眞可傷哉。胡聞之心惻。早起託店中爲中。要買黃氏地。約業主來議價。俄頃黃到。胡問黃地價若干。黃曰。某還我十八元矣。如加二元。我便賣之。胡介其立契。店主作中。畫押付價。畢胡謂黃

日。自賣之後。汝父母合葬之墓在我地上。永不准起。我非謀此地。實保汝先靈耳。黃感謝而去。是夜胡聞間壁兩鬼歡笑之聲云。胡君眞是我夫婦大恩人。何以報德。夫曰。胡君尚未生子。我訴閻君。願投子報之。婦曰。善。胡早起到墓前拜禱。願老翁到閻君前代求一子。足感厚意。何敢屈丈爲子哉。是夜胡夢老丈同老婆來謝大恩。并言已代到陰曹求嗣。據云胡君簿上本有二子。四十二歲得一子。四十八歲得次子。言罷而退。胡今年已六十餘。果得二子。重慶下俱已成立。黃氏子久去世。留一

孫云。

詩丐

詩丐不知何許人。又不詳其姓字。有絕命詩云。野性從來似白鷗。又攜竹杖過通州。飯囊傍曉盛殘月。歌板臨風唱晚秋。兩足踢翻塵世界。一肩挑盡古今愁。而今不食嗟來食。黃犬何須吠不休。州官見其詩。憐其才。悲其遇。厚葬於郊外。刻絕命詩於墓前。題曰詩丐之墓。道光年間。余游吳門。吾友余蒲閣誦詩丐絕命詩。有感作七古一章云。詩人境遇何多窮。通州詩丐詩真工。一篇傳

世死亦足不羨朱門飽粱肉吟風詠月常晏如酒囊飯袋毋乃俗君不見夷齊餓死首陽山詞詩長留天地間景公千駟何足道飽生不如餓死好糊閣亦有詩感慨激昂借余忘之矣

張子岡贈朱孝子詩

南昌張子岡璲少尉云同治十年春由都門南旋至高郵界首鎮聞朱孝子名因訪之孝子年六十六歲實應人工隨父業薙髮從不與人爭利好善樂施飢寒不自恤父歿二十年母歿四十年每月供養木主誠敬如生

同治丙寅夏淸水潭潰決民間田舍漂沒無數其父母塚當衝處倉皇聞孝子奔伏塚上悲號痛哭願隨衝去水從兩旁瀉竟無恙爵相李公方署兩江總督聞其事奏請　旌表榮以頂戴居人助金建孝子坊孝子曰吾向鄙賤敢辱　朝廷頂戴棄父墓耶有來訪者叩頭謝不敢當自陳風木之慟涕泗俱下嗟乎如斯人者可以風矣因賦五古一章詩云

寶應朱孝子事死如事生一朝洪流急倉皇伏親塋號咷痛叩禱九天聞哭聲堤決塋尚在至孝通神明

聞諸賢大夫章奏入請　旌綽楔界首鎮過客皆心傾紆途一把晤欵欵言動聽云孝百善先長跪勸衆行漫謂辭鄙俗眞乃出至誠賤不忘父藝施舍兼勤能我慚百不如所喜母遐齡愧爲升斗俸奔走勞夢驚貧賤竇慰親仕宦徒營營孝哉朱孝子聞者宜怦怦

僵屍

上海徐石史茂才名大有吾故人也嘗與余言浦東三林塘之拉坂有陳雨蘭者耕種爲業述及伊兄咸觀歿

後五年成僵屍。一日田鄰夏子香在田戽水。時交五鼓。忽見浜南浮雲屋脊上咸觀盛服而坐。面白色。目有光。幸隔一浜。不致驚懼。鷄初鳴。忽不見。因告其兄雨蘭。是晚偕雨蘭往戽水。復見咸觀坐屋脊。黎明。約村人持熱醋數斤。灌入柩內。聞柩中轉側之聲。良久乃絕。啟棺見咸觀屍未爛。白毛遍體。鬚眉指爪長已五六寸。衣服如紙灰。舉火焚之。喞喞有聲。

烏魚精

江西南昌縣徐孺子亭土人傳說出烏魚精。廬山瞻雲

寺住持覺善字脩梅。偶與友人到亭中乘涼。見一人遍身全黑。同人逐出。頃刻之間。風雨大作。遊者捲衣而逃。行未半里。風雨頓止。時壬戌七月十五日也。脩梅僧來邗上與余述其事如此。余曰人逐烏魚。尚受其害。若逐犯老蛟之怒。生靈遭其荼毒。更不可問矣。吾願世人遇此怪物急宜避之。

凌氏義女貞孝

廣陵凌夢湘茂才名雲。才兼文武。獨立成家。偉丈夫也。年近古稀。授經爲業。同治十二年癸酉館於吾壻漢卿

家。吾來養志園。得與夢湘談詩論劍。聞其爲義娣請旌事。因叩其詳。夢湘爲余述之曰。此雲先母之義女也。雲幼孤。伶仃孤苦。一家只母子與義娣三人而已。雲五歲。母始授經。娣即伴讀。如是者十餘年。雲授湯氏。生長子瑛。及瑛就塾。皆娣維持調護。娣聞母欲爲擇配。則泣辭不應。迫之。則曰。俟母百年再議。母知其志不可奪也。於是招親戚。命爲義女。其後母年益衰。娣孝愈篤。母彌留時。猶呼雲等命之曰。娣實凌氏功臣也。汝等宜以事我者事之。否則以不孝論。雲等感深以泣。母乃含笑而逝

朞年後。雲之妻與長子長媳相繼而歿。又爲雲壽娶繼室徐氏。又憐繩武幼失恃怙。愛之尤甚。庚戌年次子鍾駿生。娣遂兼領。癸丑之亂。娣攜繩武鍾駿避難於董家莊。備嘗艱苦數年。至辛酉徐氏故。娣又爲鍾駿聘郭氏女。年十歲。爲養媳。教以婦職。長爲完婚。又爲繩武娶陳氏女。今鍾駿生二女。繩武生一男。凡四代婚教。五次喪葬。皆娣經營襄助。今娣年已七十有四矣。母臨終時所謂凌氏功臣者。於茲益信。

见

見聞續筆卷二十二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五龍擊犼

紹興張子希運同克賢工詩。余友仲虞司馬學郜之令姪也。甲戌六月初旬從淸江回揚與余言近時河南陳州野地出一犼渾身是火。燒毀民房無數。一日五龍下降雷雨大作。龍與犼鬭一晝夜。人見火毬一團奔騰往復村莊房舍數千家頓成焦土一片。爲害如此。眞是罕聞。究竟不知五龍能滅一犼否。

長星現

同治十三年甲戌五月間有長星二座見於西北。黃昏時出。夜分時落。光芒直衝北斗之旁。

厲鬼

山陽萬家集有李某在生無所不爲。終日以害人爲事。人恨而活埋之。死爲厲鬼作祟。尤甚於生前。人患受其害。延法師逈鬼禁入甕中。逾時有小童掘地得甕開甕取物。無一所得。但聞空中有云感謝之聲。厲鬼出甕。不復行兇於人。頗肯護佑鄉里。夜出乘輿張燈。鄉人稱爲

李大老爺不敢有慢高亘淵有長鬚土地李鬼畏之不敢到高亘淵張子飈世兄與余言如此

義馬

山東某武弁乘馬出差途遇搶匪下馬投入眢井賊去馬來窺井欲救主人盤旋井上不忍去主人謂馬曰我不能出井汝不能救我留戀無益不如捨我投生去罷馬泣淚如雨下啣索垂井某緣索得出馳馬而遁噫馬眞義哉余聞子飈述其事特爲書之以警世之事主者

惡僕殺主顯報

安徽戴子開大令北上引見。跟隨本鄉人二名爲僕役。行至中途。二僕殺主投之河。劫其行李細軟金銀返至袁江。住客寓。忽遇主人舊役。駭問二僕從主入都來何速也。二僕以主在途中病故答之。舊役心疑。到客寓見主人衣服行李居然完備。遂密告地方官郭月樓觀察。與戴同鄉故友。聞之。出差速提嚴訊。得實情。適李中堂鴻章提兵過境中。稟中堂訊實。遂誅之。差速行李物件於其家。同治初年事。甲戌三月三日。方子箴都轉濬頤脩禊於揚州蜀岡平山堂飲酒宴客。席上爲余述此事。

屬爲書之以告當世之官紳用僕者不可不慎云

忠馬

袁浦某漕帥發日行三百里文書到京途中賫文書旗牌墮馬死馬即啣其文書包裹直馳入都交卸京官接文書見馬不見人知其必喪於途差役循查果得尸於山東驛路漕帥奏聞詔封馬職配祀馬王廟云

義犬塔

山東某乘醉夜行犬隨其後某醉卧在地犬環侍之忽見野火燒來犬急下谿以身取水撲草淋漓往反數十

次犬力竭而斃矣醉漢得濕草圍身得免於焚某感犬救命之恩遂葬犬於野築小塔以表之名之曰義犬塔嗟乎世之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爲人友爲人役者能無愧於犬之忠心竭力焉則亦幸矣以上二則張子虉述

鴨齩鷄脚

徐石史云嘉定南翔鎭有陳老慶者開荳腐店家畜一鷄頗肥重爲對門糟坊主人所見戲謂慶曰明日我備酒肉君以鷄佐之作一小飲何如慶然其言因囑店夥

詰朝殺鷄以備。及至天曉。覓鷄不得。而糟坊主人已攜酒肉來矣。詢知鷄已不見。適廚中尚有一鴨。亦極肥美。因謂慶曰。何不卽以鴨代之。慶卽令店夥提鴨。不意鴨從天井飛起。伏在店房檐下。鴨竟不出。鷄忽狂叫。店夥將櫃抬開。見鴨蔽鷄脚不放。糟坊主人觀此情形。恍然大悟。鷄鴨微禽。尚通知覺。貪生怕死。況爲小民。無故殺生。固非正道。君子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與陳慶立誓戒殺。互相勸勉云。

梁心芳廉訪結獄

文登陳叔耕茂才云、梁心芳先生爲安徽臬司時。曾結一獄。有愚錦心拔貢生。有才無行。子某孝廉娶婦賢而多財。伉儷甚篤。年餘因疾亡故。報其母。其母痛其女夭傷其壻貧無資應春明試。又知壻父無行。恐用女財。將女所遺首飾納諸匣中。聲言殉葬。將須私授其壻。而壻父不知也。孝廉停婦棺於後空屋中。束裝北上應試。其父知其棺內多藏也。倩無賴數人開棺。索無所得。匪人鬨散。其父不能釘棺。遂置不理。其子下第歸。至婦柩前

駭見棺啟。急告其父。鳴官將檢尸。其父謂子曰。婦年少不可眩露。可求免相。子道父命。稟官免相。只求釘棺掩瘞。數月無耗。其父急欲結案。請縣令曰。媳有婢。吾見婢有首帕。棺中物也。令置婢於獄。株連數人。多斃者。將以婢議抵矣。梁縣訪目擊此案。心知其寃。欲出之。令不可陳公曰。當檢尸時。見其首有帕否。令以未親檢對。陳公曰。一人不能用兩帕。尸首如有帕。則婢之帕為其主平日所賜可知。如無帕。疑其婢可也。將棺提省親驗。首帕依然。始知婢寃。思歸心忽。貌若狂。自言是我因財起見

以至成此大獄遂議抵罪旋死獄中其子在家聞父死亦自縊陳公欲參此令哀求獲免遂以婢嫁思錦心之少子案乃結

吳文節公

原任兩湖總督吳文節公文鎔儀徵人巳卯翰林爲督撫近三十年有大臣風咸豐壬子正月十五日兵潰鄂州諸城賊刺不殊引劍自斷其吭公十九歲入邑庠學使按臨値端陽前二日文題曰臨大節詩題蒲劍公殉難謚文節引劍自絕詩文題已預定終身誰謂數之不

可信哉。韓文川六。

邱大惡報

河南河內縣劉氏巨富。世單傳。一日劉以瘵亡。遺孀未三十。一子七齡。宗人有虎而冠者。出入公門交丁胥。欲謀其產。不得良策。遂密商門丁邱姓。邱曰事不難。我以錦囊授予照行之。家財反掌可得。然必以巨萬謝我。虎冠者允諾。歸拆錦囊。果妙計。劉孀母家相距三十餘里。素往來不輟。忽一日。日晡。母家莊漢誰某將車至。色倉皇。曰老太太猝中風。請姑太太攜小相公坐車速看。遲

恐無及。婦驚痛。即登車約畧十里。宗人虎冠者萃無賴十餘人攔車問何往。婦告以母疾病。宗人曰壯夫少婦同行。非奸拐何。遂扭莊漢跪地鞫之。鞭撻雨點下。莊漢叩首承奸拐供。通姦定期約逃。歷歷如繪。宗人喝令將車與人送河內縣。三更官坐堂審訊。劉婦素勤女工。每歸必帶刀尺。今知機穽已成。不可置辯。到堂不言大哭。以剪自刺其腹而死。縣中以該婦羞忿自戕報上臺。莊漢因尚無口供。照和姦主母減死擬流。又以無主僕名分。曚朧貲以千金。令其逃徙赴遠省立業。永勿回鄉。十

日益念宗人與邱縣其分其產自大令以次均染指焉。此郎邱姓錦囊妙計如是如是。未幾冤聲四起。丹家屢訟以其女已死無可質問。雖有賢宰難為平允。日久風聲傳播。生員動公憤。歷控各憲。至巡撫始批發河北道親提嚴審。宗人大懼。復求計於邱。邱曰無害。但必再予我萬金事方濟。宗人如數付之。本官亦憂疑。邱稟小的暫假三月自有布置。必不累老爺。如本道提小的。但求立限三月必提邱姓小的去。以家口任署中為質。本官知其能許之。是時撫豫者乃貴子。本道亦素奢侈皆好

着細毛衣不惜重價購買、邱往涇陽皮樓得異色皮甬萬金。僞作皮貨客。先游大梁。再游武陟。以異色皮甬賤價售於中丞觀察。止取三成之值。幕丁用事人無不以皮貨賄之。與之交歡如友朋。事畢內署方開。蒙始行文提邱大。定期本道親臨縣境。檢驗審問。縣中以人證俱齊申復。並不用立限三月。嗣本道至集人證親鞫點單上第一名邱大。及帶至案對面相視。邱大郎各冬皮貨客某姓也。本道驚詫失色。遂令飭訊。問以孀死明係畏罪羞忿死由自戕、何從檢驗。陰囑縣令諭劉氏宗人捐

齊金修學宮并諸生厚潤而息忿恨仍以原案詳復邱大隨詳文赴省更行賄於院委批如詳結案從此更無伸冤之日而宗子之產十耗六七邱大之囊橐豐自謂高枕無憂矣未幾本宮二子死痛切病肺官亦死邱席卷所有裝十八車載歸陝准備安享詎行至鞏縣老鸛坡山溝內山水突至親丁十六口隨從八口車輿輜重皆成齏粉水退縣中往驗獨邱大之屍尚因辮髮繞於樹上首級脫如梟示者峭石薄如刀適剖其腹儼凌遲之狀山水沖決無屍可覓天報極惡待於邱大一破其

例。造物之巧。較邱大錦囊如何為哉。惟宗人虎冠者未聞天詠七歲孤兒不知下落想傳此事者殆有漏與

成衣匠奸計

鎮江楊宇和述一事。有鄉人新娶滿月後。送其妻歸寧。送還成衣匠某謂鄉人曰。爾氣色不佳。當有大難須在房中避過百日方無事。鄉人信之。送妻至岳家而返以告父母。果然足不出房。茶飯則其母從窗中送食。月餘其妻帶箱而歸。妻為送食。鄉人忽發狂疾。婦奔出房將門倒鎖。一日晚婦曰。房中馬桶數日不倒矣。乃開房門

忽鄉人自內跑出門外投於河。衆大譁。救沓不可得。爛之則遺鄉人之衣於河灘。婦號哭不已。鄉人之父母見子巳死。婦又年少。不如嫁之。巳爲擇配。婦不願嫁。後其母爲主婚。許配成衣匠某郎前途中所遇者。遂嫁之。後與人議曰。投河無尸。一可疑也。姑爲擇配則願守。母爲擇配則願從。二可疑也。於是訟於官。因思發狂投河事甚匆莊。萬無既到河邊。猶從容脫衣之理。立提成衣匠及婦到案。嚴刑之下。盡得其實。從牀下得鄉人尸。奸夫淫婦皆置於法。初婦之未嫁也。與成衣匠有私。二人預

爲設計。先令避災不出房門。婦歸時某郎藏於箱內。乘夜謀殺之埋尸牀下。某素識水性。佯往投河。皆某所爲。卻從別處上岸。又置鄉人之衣於水邊。使人益信爲鄉人之死。其計甚巧。然終不免敗露。官法難逃。世之作惡者。盍其鑒諸。

打鬼愈病

有兄弟二人。共收得五十千頭。小會。適妹染病。母欲爲女送祟。二人告母曰。此錢抵某事之用。不可散用。妹病未愈。母又言。不得已從之。用盡五十千文。以冀病愈。乃

鬧病人冷笑曰爾等好不公道鬧佛燒香爾既請客我等一樣是客何不請我你道用了五十千文就罷了麼如今再罰你用五十千方罷兄弟二人大怒一特門閂一特木柴大罵曰爾既是客當我請客之時何不便吃既請過了又出此言我知道你在此麼是我教你不吃的麼言罷滿房亂打病遂愈

蜈蚣精

道光甲辰六月念五日姻家某部郎六十壽往祝留飯席中有上虞董君亦來京鄉試者酒半歎曰今日某公

壽曰去年今日幾爲我忌日。衆愕然問故。董曰、我向就開封府書啓館、胞叔向就陝西臬署刑館。去年六月十九日忽足至發函、知叔得危症。呼召其往。時逢大雨驟車歇夏。不得已雇二把手車。隻身襆被行。二十五日酉刻抵陝州東夾村。距城十里。陰雨密布。雷聲殷殷。不敢前進。視道旁有廢寺。遂止宿焉。停車於戲臺下。二車夫挈瓶出汲。買村中餅餌。雜以瓜茄。飽餐。抵足臥於戲臺下。余見廢寺無僧。有戒心。隨車夫略啖餅二葉。周行殿上。見佛像後有空室如斗。雙板扉殘破。余解被囊置室

之堦下。陰日假寐。不意風聲漸緊。天皆黑。電光繞殿如金蛇。須臾忽見一火毬自山門對面山飛下。飄空直入寺門至戲臺。照二車夫鬚眉畢見。火毬旋至大殿拜石前。盤旋不已。忽作爆竹聲。火毬裂而爲兩片。若蓮花二瓣。矗立殿上。火毬內一美人躍出。紅衣綠帔。高髻冶容。眞絕代姿也。蓮瓣火光照耀。如龍女之在佛光中。美人徐理襟袖。向佛膜拜不休。約一刻頃。復翻身蓮瓣相湊。仍合爲毬。依舊旋轉。由舊路飛回山上。此時霹靂一聲。大雨如注。余則神魂飛越。不知己身之何在。四更雨止

坐以待旦。呼車夫登車就道。詢以昨夜事。但云熟眠無所見。到陝叔病已愈。留半月侍奉。仍回汴。道出舊地。見廢寺成一堆瓦礫。訪之。詢之土人。僉曰。公欲知異事乎。七月五日大雷雨。擊死大蜈蚣一條。長丈四尺。廢寺震倒。好事者剖蜈蚣。節節皆綠石如綠松可玩。并無寶珠。余始知廿五夜所見。即此怪也。假使知有人。余其有今日之生乎。坐有一客曰。彼方求佛救護。安肯害君。如此美人。若於逆旅中花晨月夕遇之。君眞得死所矣。相與一笑。

改過自新義賊

文登陳叔𤩽云兒時居鄉一日莊門旁賊穿一穴酒房內見一少年賊醉卧在地腰纏青蚨三貫稟知家大人親臨察看大人命以酥醒湯灌之賊旋醒仰見多人倉皇起身跪地叩首謝罪大人以好言訓戒命其速去將三貫腰纏賜之可作小本經紀賊感深涕泣願爲莊佃種地效犬馬之勞以報盛德大人曰汝性必好喫懶做以至做賊安能作長工種地速去速去賊曰聖人云過則勿憚改爾天大惡當不得一悔字小子日前做賊小

子之過也今蒙大德寬恕不治以法反施以恩小子負斷無地顯爲佃丁以報大德大人聽言察意遂收用之某忻然起立從事畊作不辭勞苦其爲人也極其誠篤諸事可靠大人予以莊屋數間妻以使女一名某迎母奉養連生三子長男中男務農少男業儒某年近五十總理陳莊始終如一允推義佃陳氏賴之諺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某之謂歟

巧姻緣

棠成郭登雲茂才號艳青十七歲入泮下塲人甚老成

家甚寒文登陳叔明茂才與之善憐其才憫其窮邀其
同寓濟南應試寓之對門有開茶爐母女兩人俞姓開
店女年十八端莊流麗口來送茶水郭生面重見之跼
蹙不安叔明時年二十一歲因謂俞母曰郭老爺至誠
君子見汝姑娘來送茶跼蹙不安此後送水煩汝親來
何如因戲謂之曰汝家姑娘有婆家未嫗曰未字陳曰
我欲伐爲作伐將姑娘許配郭老爺爲正室不知意下
如何嫗聞言無語而退越日嫗來謂陳曰昨日作伐之
言是戲是眞陳曰婚姻大事安敢戲言嫗曰老身歸與

女商女欣欣樂從一言既定拜煩陳老爺作伐陳曰郭生家寒財禮不能加數奈何嫗曰只要青蚨六十千文做幾件粗布衣服首飾候場後雇一驢子從夫壻歸耳陳遂代爲部署一切下定送盤考畢郭生俞姑連騎于歸完婚後連生三子皆茂才教讀爲業現入棲霞縣籍郭把青今年四十餘矣叔嘗偶談及此故特書之古語云千里姻緣一線牽良不誣也

王金聲

王金聲淮安府安東縣人忘其號咸豐九年俞培之少

尹允超與金遇於沭陽。時年一百零四歲。夫婦齊眉。婦亦百餘歲矣。自言六十餘。始游泮。七旬外中壽榜舉人。百歲登進士第。欽點翰林。精神充足。步履輕健。齒牙堅固。耳目聰明。飲啖不異少壯。人問有何術致此。答云別無他奇。惟早睡早起。白晝不假寐。肢體常令小勞。淡嗜欲。節飲食。少用心而已。聞至今猶健在。已近一百二十歲。惜乎未見其人也。

張吳氏貞孝節烈傳畧。

婺西甲路北山人張某業儒。年十六而卒。吳氏未嫁而

夫亡決志守節往事翁姑生事以禮歿葬以禮族叔公憐而立嗣嗣子名德祖木業鄂州咸豐二年被擄逸出代子娶婦生子八年毛賊犯婺遭賊殺死年已六十餘子婦與孫無恙